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三 简帛学





饶宗颐⁻⁵¹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三 简帛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
录

简帛文数	1
长沙楚帛书研究	159
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	255
敦煌汉简编年考证	李均明合著 307
新莽简辑证	李均明合著 467



简帛文薮

卷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简帛学



目 录

从郭店简追踪古哲之“重言”	
——儒、道学脉试论	5
郭店楚简本《老子》新义举例	10
郭店楚简与《天问》	
——“墜何故以东南倾”说	16
“太一”古义及相关问题	19
说九店楚简之武彊（君）与复山	27
《緇衣》零简	32
从云梦《腾文书》谈秦代文学	35
秦简中“稗官”及如淳称魏时谓“偶语为稗”说	
——论小说与稗官	44
帛书《系辞传》“大恒”说	50
论帛书《要》篇损益的天文意义	
——产道与产气	64
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	70
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	
——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顛项与摄提	88
马王堆《阴阳五行》之《天一图》	
——汉初天一家遗说考	95
论天水秦简中之“中鸣”、“后鸣”与古代以音律配合时刻制度	108
银雀山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初探	112
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建初四年“序宁病简”与“包山简”	
——论战国、秦、汉解疾祷祠之诸神与古史人物	119
居延简术数耳鸣目眊解	128

附 居延零简	131
记建兴廿八年“松人”解除简	
——汉“五龙相拘绞”说	137
《神乌傅（赋）》与东海文风	141
《郭店楚简老子柬释》序	145
郭店简中虞舜先人“卢冥”考	147
李均明《初学录》序	150
《胡平生简牍文物论集》序	152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序	153
附 《周易·睽》卦辞及六三爻辞新诠	曾宪通 154



从郭店简追踪古哲之“重言”

——儒、道学脉试论

中国文化自 19 世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卷起洋务运动的热潮，对自己旧文化的真义，完全失去了信心。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两个要素，于是有所谓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不同主张的争论，影响至于今时尚未完全结束。近半世纪以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地下的宝物，不断出土，简帛上先秦经典的早期写本大量面世，使人们对古文献记录的可信性大大增加。许多逸籍的出现，开拓古代学术史的新视野，使人们对古书形成的书写及编纂的过程有新颖的认识。

20 世纪末期以来，出土文献已知道的有湖北地区的楚简、西北敦煌附近悬泉驿的汉简和长沙的吴简，这些宝贵的遗产，目前正在整理进行之中，预计要到 21 世纪初期，方能够完全公布。所以我说 21 世纪应该是一个极重要的古籍经典整理的新世纪。历史上只有西晋太康时期的汲冢遗书可相比拟，大量逸书的出现成为史无前例的巨大收获。这些出土文献需要我们花长时间好好去整理、研究。我们很需要一支工作队伍，才能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参与中秘认真地去完成古书整理（校讎）的任务。

近期公布的湖北荆门郭店的楚简，引起世界学人的瞩目。在北京甚至有人说道：“对国际汉学界而言，九八之夏，‘热’的不是世界杯，而是郭店楚简。”（《书品》，1998（4））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店楚简》所披露出土的经典新资料，有三项重要的内容：第一是最早属于战国时期的《老子》写本；

第二是《礼记》里面的《缙衣》全文，以前被认为是汉代作品，现在应该提前了；第三是一些后来全未见过的儒家逸书和零星片断格言型的句子的记录，整理者给以标题曰《语丛》。证明墓主人是一位儒、道兼通的人物。

这些所谓《语丛》，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个人认为这是极有研究价值的崭新经典文献，这即《庄子·寓言》篇所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重言”。庄子说明他立言的体例，有寓言、重言、卮言三类，十分之九是譬喻式的寓言，又有他自己发挥、漫衍其词的卮言，尚有十分之七则是重言。什么是重言呢？庄生说：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来者）者，是非先也。

重言是为人所（尊）重之言，是先前老辈（耆艾）所说的话，为一般人所尊重而具有“经纬本末”作用的格言。虽然它的年代在前，但如果没有经纬本末的意义，可以期待来者去发扬的，便不足以为“先”。这样看来，重言是足为后世师法、永远为人所尊重的名言（杨守敬据日本高山寺的《庄子》写本“年耆”二字旁各有二点，认为“年耆”二字是“来者”的误抄）。因此，楚简《语丛》所抄写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墓主人随手摘记的先代耆艾的重言。

马王堆《易传·繆和》亦出现“重言”一词，云：“繆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肖），莫不顾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问大人，何言于此乎？’〔子曰〕此耶（圣）人之所重言也。”（《续修四库全书》本）可见“重言”一词，在秦汉之际，使用之广泛。

先代的重言，大部分是庄子依据之来著论的。《庄子》外篇有《胠箧》（第十）。司马迁说他“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诃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江陵张家山 136 号墓（汉文帝时）中有《盗跖》竹简，“跖”字写作“𠂔”。《盗跖》一向被认为是赝品，但汉初已为人所诵习。马其昶《庄子故》引王安石说“此篇之贗，不攻自破”，可知其不然。司马迁亦亲见其书，言自可信。今郭店简《语丛》中出现下列文字：

𠂔（窃）钩者𠂔（诛），𠂔（窃）邦者为者（诸）侯，者（诸）侯之

门，义士之所属（存）。（《语丛》四·九）

简上文字，清晰可辨。《史记·游侠列传》引此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庄子·胠篋》篇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有一段论盗跖“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是非窃仁义圣知邪？”由《语丛》所记，知此数句乃战国以来楚人流行之重言，庄子作《胠篋》时借用之，并不是他自己所写的东西。

《语丛》中有分明见于《论语》的，如：

志于衍（道），攀（据）于惠（德），

辰（依）于愈（仁），游于虱（艺）。（《语丛》三·五〇、五一）

以上诸句，见《论语·述而》上孔子曰。分明出于孔子。可是《语丛》没有指出它出自孔子之语。可能是战国时视为重言而引述之。另一条记着：

亡（毋）意（意），亡（毋）古（固）。（《语丛》三·六四上）

亡（毋）義（我），亡/亡勿（物）不勿（物）。（《语丛》三·六四下）

虞（皆）至安（焉）。（《语丛》三·六五下）

《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此数句相同，而序次则作意、固、我、必。借“義”字为“我”。《说文》：“義，己之威仪也。”字从我从羊。又读“古”为“固”。增益两句，“亡物不物”及“皆至焉”加以引申，亡物不物者，似是杂用《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之义，既采《论语》作为重言，复取《庄子》解释之，分明是儒、道兼用。

韩愈《论语笔解》说：“此非仲尼自言，乃弟子记师行事。”“子绝四”一句，自来注家有許多争论，有说孔子自无此四者，一说只有绝二而已。今看楚简，并不言出自孔子，亦无“绝四”二字，只是视为前人的重言。这亦可能原本是古先的重言，而儒家采用它。

《语丛》中又有略同于老子的，例如：

凡勿（物）繇（由）室（亡=无）生。（《语丛》一·一）

这即老子所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马王堆乙本《德经》第四章一章）。

多𡇗（好）者，亡𡇗（好）者也。（《语丛》一·八九）

老子所云“善者不多，多者不善”（马王堆乙本《德经》第六八章），“甚爱必大费”（马王堆乙本《德经》第四章），意思正相似，即“去甚去泰去奢”之旨。

限于篇幅，只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先秦流行的先辈的重言为儒、道诸子所承袭采用。

冯友兰在《新理学》开头就说：“本书是‘接着’宋明以来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讲底。”其实先秦各家，“接着讲”和“照着讲”二者都有之，很不容易分别清楚。庄子自称“重言十七”，他坦白承认许多是“照着讲”的。《淮南子》说：“世俗之人多尊古。”（《修务训》）故记古以自重。至于“接着讲”，承“先代之流”，后浪推前浪，自然如此，是不用多说的。

重言的重要，吕不韦因之设《重言》一章来讨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亦著《重言》篇，指出“希声而会大音，约说以俟识者”。重言每每用极简括的语句，去表达深远的含义，省其辞而约其旨，不管细事，以免多费唇舌。所谓“敬其辞令”，是古人立言的要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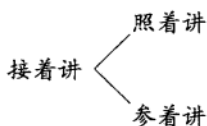
从《语丛》发现的一大堆材料，对于分辨儒、道思想脉络、源流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古代重言，零玃碎璧，正待去好好利用，对古代思想脉络寻求“一点”新的认识。

郭店楚简中有一篇《性自命出》，精义纷披，很需要做深入研究。令人想起当年傅孟真著《性命古训辨证》，欲用语言学方法，否定阮元之说，可惜此文尚未出土。傅说当否，已有杨向奎等的评论。这一新资料对我们的启发是十分重要的。

我曾谈到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旧义的重新认识与估定，很可能引发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以欧洲为例，当日通过东方拜占庭带动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气，引起人文主义的一股热潮。从阿拉伯文巨册著作中拾取勾稽，加以重构，非常艰辛；何况摆在我们眼前就有大量的出土文献，以简牍而论，从先秦到两汉吴晋，数字之巨，令人吃惊。可以依据它去仔细研究，这不是得“天”独厚，而是得“地”独厚，安可辜负它，不加以充分利用！汤因比

曾说吾国唐代有儒家带动的文艺复兴，他似乎即指韩愈的古文运动，那只是文章体貌的改革，不能代表文化的意义。这批简牍的整理刊布，还需一段长时间，要到 21 世纪方能完成面世，所以我说 21 世纪将是古文献整理的全盛时代，亦即古典文化重新评估、振兴的时代；可能带来的自家文艺复兴运动，代替上一世纪的受西方冲击下的新文化运动，这应算是一种进步的文献学工程，更富有学术意义。

许多人喜欢别出心裁，重视创见，不肯去“接着讲”。其实文化是一长流，没有间断。洋务运动以后，提倡西化，无异要把它切断。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时到今日，仍旧要接着去讲，回归到炎黄的文化。西来的东西，只是旁流的汇集，并没有把主流放弃掉。我的讲法是下面的方式：



这样发展下去，文化前途长远而壮大的局面，相信是无可限量的。这一大堆新材料，如果我们不去努力，西方学人就会越俎代庖，代替我们工作的。

大家都知道，人文与科技，二者应该并重，不能偏废。香港在倡导科技之余，如能够同时亦参与这一项人文工作，以港地的人才之众，经济力量之雄厚，给予支持，成就必大有可观。如能实现，那时的香港亦不难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了。



郭店楚简本《老子》新义举例

中日合办的东方学术研讨会将在北京举行，本人被邀参加，深愧老迈，未能远役。上月在沪，与汪道涵先生相值，汪先生面谕之曰：“人可不来，文章不能不来。”余谨受命，因整理此一短文，聊当芹献。

湖北郭店楚简《老子》写本之出土，为近年学术界一大事。东西学人多年渴望此一简册能早日流通，以供研究，今终于在本年五月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之国际汉学会议上印出，颁发面世。余荷国际儒学会惠赐一册，月来潜心研读，深觉新义纷披，割记多至数万言。兹摘其中二三事，缀次为文，举其一章，详加讨论，以求教于海内外的老学专家。

此本不是《老子》全书的完本，而是摘抄。序次亦大异于今本，可能是抄者本其个人看法而缀录之，书中安排先后，细心寻绎，似不无深意存焉，其间自有其伦脊条理。由此一本可认识到战国初期《老子》一书的庐山真面目，既不分《道》、《德》二经，亦无分章次第，更谈不到像河上本的每章给予标题。与此本时代稍近的马王堆甲、乙本，悬异亦多，显然不是出于一源。

兹取其第十六章为例，加以分析。本书第十六章文云：

至虚恒也，兽（守）中笃（笃）也。

万物方（旁）作，居以须（俟）复也。

天道奠一，各复其董。

马王堆甲本：

至（致）虚极也，守情（静）表（笃）也，

万物旁（并）作，吾以观其复也。

乙本：

至（致）虚极也，守静督也。

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

王弼注本：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与他本相较此章异文特别多，此章抄于“天地之间其犹罔（橐）籥（籥）与，虚而弗屈，动而愈出”三句之下，分明是承接着“虚而弗屈”句而来，具见二章先后衔接，有其关联性。

马王堆帛书本均作“至虚极也”。甲本“守情（静）表（笃）也”，乙本“守静督也”。以“督”字证之，知“表”字乃“裂”之形讹。楚简本之筭，应读作督。督亦训中。《庄子·养生主》：“缘督以为经。”郭象注：“顺中以为常也。”李颐注：“缘，顺也；督，中也。”是其证。“兽中筭”即守中督，“中督”是“中”之重言重意，犹言守中。《老子》“虚而弗屈，动而愈出”下面原有“多言（马王堆本作‘闻’）数穷，不如守中”二句，而此简本无之。知中即是督，守中与《庄子》之缘督义同。他本守中之中，有作“𠂔”、“忠”者（如法京敦煌本及遂州碑本），忠必是误字（楚简常见中字亦作𠂔，乃中的繁形）。又中字有以《周礼》训簿书之中释之，义不相应，殊不妥当，幸帛书乙本之作“守静督也”，证知宜以《庄子》说之为胜。“多言”《文子·道原》篇引作“多闻”，与帛书本合。《韩非子·喻老》取王寿焚书故事来说《老子》第六十四章“学不学”之义，但《淮南子·道应训》则引此故事来说“多言数穷”而作“多言”。多言与多闻义有不同，多闻谓博学，与学不学之学相应。高明谓《道应训》引《老子》有误，宜从马王堆本作“多闻”，其说是。《文子》非伪书，亦作多闻，知其有据。

楚简本虚恒，帛书本作虚极。恒训常。《鹖冠子·泰鸿》云：“日月信死、信生，进退有常，数之稽也。”《礼记·曲礼》言龟、筮占卜习语曰：“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有常即有恒。《老子》本章下文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即知恒矣。

此章虚极之作虚恒，乃同义互用，楚人有此惯例，马王堆《周易·系辞》太极写作大恒，有人必谓恒是极之误字，今观此本，虚极之作虚恒，亦可以释然矣。朱谦之谓：“老子言虚共五见，似有虚无之义。《广雅·释诂》云虚，空也。然而，虚无之说，自是后人沿庄、列而误，老子无此也。”必欲将虚无之义，归之于庄、列，不知庄子多发挥老氏，有时正须以庄解老。上述守中之为缘督，即其例证。“致虚极”亦然。《管子·心术》云：“虚其欲，神将入舍。”是为心术之要，《庄子·人间世》曰：“虚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即是心斋，至虚恒，即言“致虚之恒道”，至读为致。“惟道集虚”一句，正是“至虚恒”的确诂。

依是言之，此章以庄解老，方能畅顺。

于此令人联想到《庄子》另一向来诸多异论的句子，即“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有人说“下止字或‘之’之误”（王先谦说）。俞樾说：“止止连文，于义无取。《淮南子·俶真》作虚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误。唐卢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虚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证‘止止’连文之误。”王叔岷引《云笈七签》六一，则吉祥止矣，谓“下止字本作矣，涉上止字而误，《刘子·清神》篇吉祥至矣，止亦作矣。”究竟重止字之作止止，是否是《庄子》原文之误？第二个止字，是否应作语助词才对？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今按在郭店楚简里面，不少“止”字写成𠄎，字作重止。试举一例：

夫亦𠄎（将）智（知）=𠄎=所以不𠄎（殆）。

智、𠄎两字有重文号“=”，此处止字作重止，我因之恍然大悟，《庄子》的“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可能原作吉祥𠄎，是止字作重形，𠄎本来是“止”的繁体。故被写成止止，绝非连文之误。楚简写本增加了我们一点古代语文的新认识！

再谈下文“天道𠄎=，各复其𠄎”二句。

甲、乙本及王本均作“夫物𠄎𠄎（耘耘，芸芸）”，此本独作“天道”。河

上、王弼本作芸芸，异写最多；又有作云云、𣎵＝等。《庄子·在宥》篇，鸿蒙与云将二人的对话说道：

大同乎津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

成玄英疏：“云云，众多也。”大家都认为云即《说文》训“物数纷𣎵乱也”之𣎵。今此简本字作𣎵，从火，员声，借𣎵为𣎵。《集韵》二十文有𣎵字，训黄貌，引诗“芸其黄矣”。𣎵与芸通，简本书作𣎵，实宜读为𣎵。

𣎵与根同韵，《集韵》二十一欣，从𣎵之字与从艮之垠圻塹同一部。《庄子》作“各复其根”，不同他本之作“各归其根”，或“各复归其根”。不作“归”字，与楚简本全同。最堪重视。简本上文“居以须复也”，谓居以俟其复，不作观复。下文接言“各复其𣎵（根）”，十分强调“复”字，复者，即六十四章“复众之所逃，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之“复”。复的观念来源甚早，楚简《归藏·归藏》中有复卦。甲骨文中复字出现极多。马王堆本《周易·复卦》在川（坤）宫之首，卦的构成震下坤上，自然现象有往必有复，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故《老子》书对复之概念亦反复推阐其义。

此六十四章，楚简本两次出现“复”字：

首次

为之者败，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亡为故亡败，亡执故亡失。临事之纪誓（慎）冬（终）如始，此亡败事矣。

圣〔人〕谷不欲（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之所逃，是故圣人能复（辅）（在十五章之后），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

第二次

誓（慎）冬若始，则无败事。喜！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之所逃，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最末一条）

六十四章末句，马王堆甲本作“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𣎵（货）；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郭店楚简本重出再三提示，似有意强调复之概念。而“辅”字，二处异写，一处作𠂔，一处作𠂔从木。更以《太一生水》篇证之，此篇多次出现“相辅”一词，其字概从木作𠂔，𠂔盖辅字之异写。《韩非子·喻老》云：“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不作辅而作恃。《喻老》篇极重视此章，凡三处引事以证之，先援用子罕以不受玉为宝，来证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次援用王寿接受徐冯之教而焚其书，谓知书不以言谈（说）教，言不以藏书逞智，以证“学不学”之义。《韩非子》下云“复归众人之所过也”，今验以郭店本，归字实作𠂔不作恃，刘师培据此云，古本“复”下此归字实作𠂔而不作恃，“归”字亦无之。朱谦之、高明均以刘说为非。以郭店本验之，刘说诚不可取也。再看《太一生水》篇云：

反辅

水反辅大一以成天

天反辅大一以成地

相辅

天也相辅以成神明

神明复相辅以成阴阳

阴阳复相辅以成四时

四时复相辅以成湿燥

湿燥复相辅以成岁

可见相辅一词之取义。此可称为自然相辅说，所谓“辅万物之自然”，盖谓天地万物互相依存，相辅与反辅皆自然之道。必以是解之，方为恰当。

郭店本所以重复抄录此第六十四章，又附以《太一生水》一篇，是在解释“辅万物之自然”一义。

《韩非·解老》、《喻老》两篇，绝不依《老子》原书先后。《解老》篇开首讲第三十九章（《德经》之首章），凡引该章七八处；《喻老》则开头先讲第四十六章，凡引五句。比对之如下。

下面引证第四十六章：